

北京的卡夫卡

帝、關聖、城隍，無數真神庇佑着，明清小說裏，妖魔小鬼，看到京城那又高又厚的城牆，都倉皇逃遁，豈容你放肆變化？詭譎奇幻的想像，在北京是鋪展不開的。卡夫卡式的孤獨痛苦、支離破碎、掙扎迷惘，也難以在這片土地上生長。

劉震雲與北京很是親近。當年以河南全省文科狀元的身份考入北大中文系，與京圈文化親密融合，成功地將文學與影視、藝術與金錢之間悠游轉圈。相比起那些為了一部小說僻居一隅、嘔盡心血的作家，慣於善於站在聚光下的劉震雲，那透着絲絲狡黠的智慧與輕鬆，的確讓人羨慕。但他的小說，中心幾乎總是千里之外黃河邊的故鄉延津。縣城裏的雞飛狗跳，集市上的花椒大料，鄉野間的廢話謔會、錯愕吵鬧，一切總是那麼微不足道，荒誕不經。「黃河邊的卡夫卡」似乎更適合他。

回家打開電視，劉震雲正在一場脫口秀上當評委。他可比卡夫卡會「變形」。

京城秋夜，吃完一碗油潑麵，飯館旁邊就是三聯書店。劉震雲去年出版的小說《一日三秋》，擺在了入門的顯眼處。封底摘錄了幾家外國傳媒的書評。其中一則來自意大利《今晚郵報》：「劉震雲是北京卡夫卡。」

一份在米蘭出版的意大利日報，將一位來自河南的中文作家，比作是一位北京的捷克布拉格的德語作家。腦子裏忽然閃過這一串語無倫次的詞組後，發現這句話還真有一點卡夫卡與劉震雲聯手嫁接的味道。只不過將卡夫卡加上「北京」這個定語，怎麼想，都覺得有些彘扭。

換句話說，北京似乎就沒有「變形」的土壤或者說氣質。這座城市正襟危坐，城市裏的人安故重遷、知足常樂。從老舍到王朔，從四合院的糧食鹹菜到大院裏的煙酒打鬧，才是日常哲學。北京是何等地方？真武大



瓜園蓬山

garden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媽媽！》

上周中國電影金雞獎在廈門舉行，內地資深演員奚美娟憑藉在電影《媽媽！》中對於女兒一角的精準刻畫，贏得最佳女主角獎項。

電影《媽媽！》講述了一個非常特殊的八十五歲母親照顧六十五歲阿茲海默症女兒的故事，主演的兩位女演員都堪稱「國寶級」，除了曾獲得中國戲劇梅花獎、中國電影金雞獎、中國電視金鷹獎的現中國文聯副主席奚美娟外，還有此前在北京國際電影節上斬獲天壇獎的八十四歲的吳彥姝。

在電影中，吳彥姝一登場，便將一位體面的舊式上海小姐的形象刻畫得淋漓盡致，這樣一位衣食住行皆有講究，甚至看上去有一些嬌氣的高級知識女性，在面對罹患重症的女兒時展現出的堅強的母愛令人格外動容；而奚美娟也將女兒的形象把握得十分得當，沒有母親那般的派作風，一個質樸、低調、嚴肅到有些禁慾的知識分子，在愈加嚴重的阿茲海默症中，努力保全自己的尊嚴而不得，令人不禁潸然淚下。

儘管導演在片尾部分強調了電影的公益屬性，但顯然這並非一部全然關於阿茲海默症的電影。導演用更多的鏡頭語言去講述女兒在童年的創傷下面臨的心靈困境，父親的形象作為「幽靈」存在始終，也是女兒內心痛苦的來源，而母親則作為救贖，逆轉了傳統的贍養式的母女關係，與單身的女兒相依為命，並照顧、開解她。電影在看似溫馨、輕鬆的氛圍裏，包裹着有些沉重的內核，好哭之餘，也發人深思。

與電影中親密的母女關係一般，戲外奚美娟與吳彥姝兩位演員之間真摯的情感亦令人動容。吳彥姝此前在拿到天壇獎後，曾說：「我的獎盃應該有她（奚美娟）的一半，或者她得獎我不要得，我多麼希望這個獎是一個雙黃蛋。」



談文論藝 嘉妍

逢周五見報

悼念一位老校長

大學校長給全校發來訃告電郵：前校友、前歷史系教授、前校長喬治老先生過世了，享年八十八周歲。他一九五六年從我校本科畢業，在校時不但成績優秀，而且是出色的長跑運動員。大學畢業後讀了博士，之後回到母校任教。學而優則仕，他又擔任我院校長十年之久，退休後還做了若干年大學校董。

說到喬治，師生、家長、校董交口稱讚。他在各個崗位上都敬業、無私、謙遜，半個世紀始終不渝，給有幸結識他的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到本校工作時他年過花甲，已經退休。但他退而不休，挺拔的身影依舊活躍在校園中。除了出席各種活動，他七八十歲時還在戶外跑步。退休後他和太太一起去過非洲，為那裏的留學項目服務了半年，並在我校教授「一年級輔導課」，幫助新生順利掌握大學寫作的門徑。有中國留學生對他的循循善誘、細緻批改感激不盡，認為超過她修過課的所有其他教授。

我和老先生單獨接觸不多。九年前準備東亞系的十年評估材料時才知道他是本校中文教學發展的大功臣。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擔任校長期間，他支持我首次開設中文課，並和南京大學結成友好交流關係，至今已近四十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很少見到他，聽說他和老伴搬進小鎮養老院「五月花」。三年未見，竟成永訣。訃告提到他兒孫滿堂，好幾位也是校友，事業有成，家庭幸福，老先生生前想必感到欣慰。

這次的訃告是校長親手撰寫，有別於教授去世由教務長宣布、致哀的常例，從另一個側面顯示老校長在校史上、大家心目中的獨特地位。



墟里葉歌

逢周一、五見報

看到一位美食博主介紹香菜蛋糕，再一次刷新我對食物的認識。循此找去，竟還有香菜冰淇淋、香菜巧克力、香菜奶茶，以及香菜的香水，等等。香菜，也就是芫荽，到北方生活之前，我是沒有吃過的。「北漂」之後，嘗到香菜之「香」，漸漸習慣。點菜時，被問到「香菜要嗎」，也肯定地點一下頭；吃早點時，也自覺地在豆腐腦、餛飩裏加上一點香菜碎。

比起味覺，嗅覺大概更主觀一些。對於酸甜苦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但這種不同是程度而非性質。就像湘菜館的菜單，給每道菜標上小辣椒圖標，從一個到五個，辣的濃烈程度逐漸遞增。但從未見到某甲以為辣而某乙以為甜或酸的，反之亦然。「香」卻不是

香菜的「香」

這樣。你認為香的東西，別人完全可能以為是臭。或者，曾以為臭，後嘗出了香。帶「香」字的菜蔬，除了香菜，還有香菇。香菜之「香」，香菇之「香」，在有些人那裏，都曾先臭後香，如要舉出一個例子，那麼，鄙人便是。

香菜之名的演變，也可提供佐證。中國人餐桌的豐富，很大一筆功勞要記在張騫身上。沒有他的「鑿空」，我們五臟廟的香火便要冷落許多。香菜大概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我們的善良行為

更美好的世界，是由個體行善而成的。每一個個體的善良行為，可以集結成為共同的善良環境，從而讓個體更容易作出善良行為。這本是簡單不過的道理，但人們為什麼還會行惡呢？反過來說，一個正在行惡的人怎樣才會突然轉向善行呢？

薩波斯基舉了一個例子。話說，在越戰中，其中一件最可怕的事件是「美萊村屠殺」。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六日，美軍的一個軍旅攻擊一個沒有防禦的村子，村子裏全是平民。美軍在此屠殺了三百至五百人，強暴女性、肢解屍體。

薩波斯基解釋，因為在那一刻，湯普森心目中的「我們」是被傷害的平民，而非所謂的同伴。與善的人、對的人同行，是我們一起作出善良行為的前提。



自我完善 米哈

逢周一、五見報

高情商的港姐

而林鈺洧對過去的言論直認不諱，也談到為配合工作需要，所以要就節目的主題作分享。大方的回應與沒刻意修飾的言詞，讓人看到一個不矯情造作、有正常戀愛經驗與甘為實際生活而工作的女人，儘管身為冠軍的她辭令不算太好，看來也不是驕奢華貴的公主，卻真實、自信又漂亮，比許多偽裝清純與脫俗的美女都好看。

最近不難看到曾為本港一線演員的林俊賢與前妻互相指責的娛樂八卦，那正是林鈺洧的父母。一夜成名，家庭背



竹門日語 簡嘉明

逢周四、五見報

《印象·日出》問世150周年



欣然採納這個新名稱，莫奈還將這幅畫命名《印象·日出》（附圖），「印象派」之名不脛而走。

莫奈的《印象·日出》作為印象派繪畫的開山之作，在藝術史上

有着特殊的意義，今年十一月，正值這幅作品問世一百五十周年。而收藏這幅畫的巴黎瑪摩丹美術館（Musée Marmottan Monet，又稱瑪摩丹莫奈美術館），為此正在舉行特別展覽。該館是全球收藏莫奈作品數量最多的博物館。

勒阿弗爾是莫奈的家鄉，他熟悉這座城市的海港景色，因此這幅《印象·日出》充滿了人文蹤影。畫面中，海港清晨景色躍入眼簾，左右兩側是兩座碼頭的朦朧輪廓，中間是提供船舶進出港口的航道。起重機、煙囪和桅桿在秋日晨霧中朦朧隱現。

莫奈大膽地用「凌亂」的筆觸來展示霧氣交融的景象，他抓住了光與色彩瞬間的感染力，寥寥數筆，意境躍然紙上。有學者稱這幅畫僅用幾小時完成，「莫奈用他靈活的處理方式將這稍縱即逝的景象留存在了畫布上」。即使匆匆一瞥，《印象·日出》足以烙印在觀者的心裏。



館藏擷英 閒雅

逢周五見報

到卡塔爾看大羚羊

中對其讚美有加。牠也是阿拉伯傳說中的獨角獸原型，因其又長又直的角，側觀高度重疊，常被人們誤以為是獨角。

阿拉伯大羚羊無論雄雌，都有一雙直立的環斑角，似長矛，如雙劍，鋒利無比，最長可達六十八厘米。阿拉伯大羚羊稀疏的皮毛呈亮白色，能反射太陽光，其頭頸部、前額、鼻子，以及眼睛至口部，有着黑色斑紋。

身為沙漠動物，阿拉伯大羚羊最大的生存法則是極其耐旱，在攝氏四十五度的高溫之下，僅靠吃沙

漠上極少的植物和植物上的朝露，也能生存。研究發現，牠的身體構造比駱駝更耐熱，且身體適時自動加熱，以減溫差保水分免蒸發。

阿拉伯大羚羊對水源非常敏感，靈敏的嗅覺，助牠們偵測雨水之地並連夜遷移。極強的耐力再加上寬大的蹄子，令其在沙地上健步如飛，夜行數十里，不在話下。

上世紀七十年代，由於棲息地被破壞、過度捕獵等，阿拉伯大羚羊已於野外絕跡。一九八二年，卡塔爾通過「大羚羊行動」，採取強大的保護措施，加強人工繁育，幫

助阿拉伯大羚羊由瀕危降級至易危物種。

「一半碧水一半黃沙」的卡塔爾，如今是擁有阿拉伯大羚羊數量最多的國家之一。二〇〇六年多哈亞運會，是卡塔爾歷史上第一次舉辦大型國際綜合性賽事，當年的吉祥物就是一隻名叫「Orry」的大羚羊，活潑生動。



萌寵集 佑松

逢周五見報